

乔纳森·威尔逊 著
韩颖 译

巴勒斯坦之恋

A Palestine Affair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乔纳森·威尔逊 著

韩颖 译

巴勒斯坦之恋

A Palestine Affair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勒斯坦之恋 (美) / 乔纳森·威尔逊著; 韩颖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411-3080-9

I. ①巴… II. ①威… ②韩…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551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1-2010-01 号

A PALESTINE AFFAIR

by Jonathan Wilson

Copyright© 2003 by Jonathan Wilson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and simultaneously in Canada by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Toronto.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BA LE SI TAN ZHI LIAN

巴勒斯坦之恋

[美] 乔纳森·威尔逊 著

韩 颖 译

策划组稿 胡 焰
责任编辑 何 炜 (xiexiaohe@hotmail.com)
冯 好 (fay_sp@yeah.net)
责任校对 汪 平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23千
版 次 2010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080-9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耶路撒冷

1924年6月

走出北塔皮奥特的房子，布鲁伯格骑车前往阿布托尔的阿拉伯村庄。约十分钟后，他下了车。夜色清明，找到石墙上最皎洁的一点月光后，布鲁伯格卸下画箱，取出调色板。还在伦敦时，细心周到的乔伊斯就给颜料管编上了白色号码，这样即便光线昏暗，他依然可以作画。他再也不能爱她了，尽管他希望他还可以。与妻子的疏离几乎令布鲁伯格难堪——他这个岁数的男人不应因母亲去世一蹶不振，可他没办法。伦敦医院，夜已阑珊，母亲的病榻旁，窗外，雨水恣肆，夜空一片墨蓝。母亲突然清醒过来，几周了，这还是头一次认出他。“我会永远记住你。”她说。当然，恰恰相反，是布鲁伯格会永远记住她：移民的孩子，母亲就是船，就是保护神，她宽大的裙裾就是船帆，他则躲在底层货舱，揪着她的裙子，脸紧贴在她腿上。他内心悲戚，乔伊斯总在点滴之处支持他，这令他更感痛楚。她的关怀照料彰显出他的薄情寡义。他对她无动于衷，心魔重重。母亲并不是他内心唯一的鬼魂，她的死释放了其他心魔。战争结束六年了，那些死去的朋友们却都出现在这里，犹如班柯^①的鬼魂，无论那头颅闯进梦中还是幻想，都是缺胳膊少腿，血肉模糊：

^①班柯为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人物，麦克白因惧怕女巫的预言得以实现，即班柯的子孙将夺取王位，而将其杀害。——译者注。（全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雅各布·罗森，皮开肉绽的脸上布满黄色脓液；吉迪恩·希弗，笑容依旧甜美，身体残缺不全。

越过起伏的排排房屋，布鲁伯格把视线投向西罗亚和橄榄山方向，然后支好画架和画板。他坐在岩石上，照惯例，先以炭笔和铅笔在写生本上仔细勾勒出周遭景物。月光倾满山谷，浅灰色的橄榄树几乎成了白色。

俄顷，山上小径传来脚步声，他回头寻声望去，只见两个阿拉伯男人并肩热烈交谈着。布鲁伯格看着他们消失在小径转弯处，继续画画。

足足过了 20 分钟，喧哗再起，这次声音来自山下的房屋。布鲁伯格站起身，透过树叶望去。在他下方约 150 码处，喧嚣伴着烟尘四起，恍惚间有两个人影，是在打斗，还是在做爱？布鲁伯格分辨不清。一个白色身影在月光中站起身，是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他掸掸尘土，朝山下的房屋走去，消失在橄榄树丛中。另外一人定是紧随其后也走了，不过那时布鲁伯格已再次沉浸在他的画作里，将他们抛在了脑后。

勾勒完毕，他一口气画了两个小时，直到天黑才骑上车回家。布鲁伯格单手紧握把手，另一只手拿着刚刚完成的小画作。他经过了一排建设中的房子，自行车在砾石小路上吱呀作响。

花园里玻璃罩下的两盏路灯照亮了院门。布鲁伯格进门时，乔伊斯正坐在床上。他们带来了两只箱子，乔伊斯的脚边是那只大箱子，整理了一半。她的头发梳在脑后，穿着她从英国带来的一条冬天穿的长睡袍，很不合时宜。她的朋友，也是她的导师，里欧·科恩跟她说耶路撒冷晚上很冷，即便是在夏天。

布鲁伯格给乔伊斯递上一枝茉莉，他在大门口采的。

“做客岂能空手，”他说，“哪怕礼物不起眼。”

“你又不是客人。”

他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开口辄错，他得放她走了。

“你画了些什么？”乔伊斯问。

“村庄，树。”

乔伊斯倚在床上。屋里的两张窄床是欧伯莱·哈里斯借给他们的，他是伦敦的犹太复国组织驻耶路撒冷代表，就是这个组织安排他们来到这里。屋里比屋外热，一线汗水从乔伊斯的下巴流到睡袍领口。

布鲁伯格回身小心地把画作靠在墙边，只有上缘碰着墙壁，然后一脚踢掉了凉鞋。

“他们委托我画的，”他说，“我画不出来。”

“有那么难吗？”

布鲁伯格从后兜掏出说明。

“‘系列作品，表现重建生活。进步、创业、发展。’也就是说，表现振奋人心的犹太拓荒者，也就是说，宣传。”

“晚上的时间你就可以自己支配了。”

“哪儿够呀！”

她什么都没说，但他能感觉出来她并不认为替人作画对他有什么损害。何况还是这件事，他知道她对此项事业的信念有多坚定。不过乔伊斯则知道此时此刻，沉默是金。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提钱，巴勒斯坦基金会预付给他的 60 英镑，还不够买他向乔伊斯承诺的牛奶与蜂蜜^①。

^①在《圣经》中，上帝的应许之地被描绘为“流奶与蜜之地”（《申命记 26：9》）。

“茶？”布鲁伯格问。

“我想来点儿别的。”

乔伊斯拿过床边的白兰地酒瓶呷了一口，坐起身，撩起睡袍，从头顶脱下，扔在身后。她坐在床上——勇敢，布鲁伯格心想——等着他走过去。他们已经几周，也许几个月没做爱了。起先他没动，当她伸手去够睡袍时，乳房的晃动撩起了他的情欲。他快走三步，抓住她的手腕。

“不是现在，又是何时？^①拉比们难道不是这样说的？”

布鲁伯格大笑，低头亲吻她的乳房。

干完事（他知道她不满意），布鲁伯格下床把他的画作转过来，还湿着。他感觉屋顶上的月色画得不错，其他都不好。想起村庄里往山下走的身影，他对乔伊斯说他故意没把他们画进去，因为他对人物已经不感兴趣了。

“你厌恶人类，”她说，“他们在干什么？”

“做爱，要么就是当地人在吵架。不知道。他们在下面很远的地方。”

空气中隐隐有股松脂香，竟然是从屋外飘进来的。布鲁伯格光着身子走到门口，在花园里踱了几步。稀疏的草坪，周围点缀着几丛灌木和岩蔷薇。空气中的薰衣草味儿和松脂香似乎来自一丛开心果树。乔伊斯走到他身后。

“不是真正的伊甸园，”她说，抱住他的腰，脸贴在他的背上，“但如果我俩有谁被逐了出去，就太遗憾了。我爱这里。”

他松开她的手臂，走到一边。

^①犹太先哲希列尔（约公元前110—公元前10）的名言。

他们隐隐听到了低低的呻吟声，仿佛有人在祈祷，声音越来越响，一个血糊糊的人影蹿过树丛，冲向布鲁伯格，抱住他，摔倒在地，把布鲁伯格压在了身下。乔伊斯惊叫一声，声音尖厉而悠长。布鲁伯格推开身上的重物，翻身爬起。那人影，是一个身着阿拉伯服装的中年男子，抖了几下，不动了；身上的白色长袍已撕破，被血浸透，手攥一块头巾压在胸口，企图堵住从心脏上方的刀口汩汩涌出的鲜血。头巾也已浸为血色。乔伊斯蹲在湿漉漉的草地上。一张失去生命的，被毒打过的脸，大睁着双眼盯着她。她吃惊地看到此人苍白的皮肤，连鬓红胡子，两缕正统派犹太人的卷曲边发。布鲁伯格站在她身边，借着月光，她看到他的脸、胸、手臂、腿，以及软塌塌的阴茎上沾满了血。

扫德，年纪不大，个头不小，仗着一双长腿，穿过树林，向山下飞奔。他气喘吁吁，踉踉跄跄，月光偶尔掠过，惊得他如对枪林弹火。跑到半山腰，他暂避在苏格兰式教堂的背阴处，脱下血糊糊的衬衫，继续飞奔，边跑边丢浸透了血的碎布条，仿佛在玩“逐纸游戏”^①。周围没什么人——一对年轻情侣在球形刺槐下亲吻，远处，两名警察骑着马慢慢前行，幸好背对他。扫德跑到老城^②，一头钻进迷宫似的小巷。在喀什街的香油篷车附近，他似乎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尽管肺都要炸了，扫德仍继续加快脚步。五分钟后，他穿过了大马士革门。扫德口干舌燥，心咚咚直跳，他都怕心跳声把周围的居民吵醒。

圣保罗街，德·格鲁特的房子的后墙，扫德爬上楼梯推了推门。门锁着，他从半开着的窗户爬了进去，直奔沙发旁亮着台灯的小书桌。还好，书包还在那个垫子上，还是他上课时搁的地方。那些书的扉页上都整整齐齐地写着他的名字。扫德把书包夹在腋下，来到

①逐纸游戏，流行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一种户外游戏。一人当兔子，其他众人当猎狗，“兔子”先跑，边跑边在身后留下碎纸屑，象征兔子留下的气味，在规定时间内，“猎狗”开始追逐“兔子”。

②老城：耶路撒冷的老城在耶路撒冷新城以东，相传为公元前11世纪，由大卫王开始兴建，后几经毁弃重建。老城被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奉为圣地，城区划分为穆斯林区、基督区、犹太区和亚美尼亚区。1982年，被联合国列为濒临消失的世界文化遗产。

厨房，拿起桌子上的水罐倒了杯水。他握着水杯离开房子，边跑边把杯子掷向旁边的石墙，碎玻璃掉在路边瓦砾里。

距离粪厂门不远，扫德转了个弯，抓住条绳子，脚抵住层层石墙，慢慢下一个水池底部。他哆哆嗦嗦地站在一寸深的淤泥里，背靠墙壁。刚才奔跑时吸进的山羊臊气现在被冰冷的湿气代替了。他得等市场上的人多起来，才能出去混进人群里。

乌云遮月，似黑压压的群山笼在他的头顶。扫德蹲下身，抱着头，血和汗水把头发粘在一起，他用手指撕扯着头发，想要捋顺，然后用剩下的衬衫碎片擦了擦手。随着匕首的寒光一闪，德·格鲁特鲜血四溅，松开了抱着他的双臂；他在树林里奔跑，德·格鲁特则踉踉跄跄地朝相反方向跑去。起初他不认为有人在跟着他，但后来他听到了一阵喧嚣，沉重的脚步声、叫喊声，以及远处格鲁特的叫声。他敏捷地在岩石与高高的柏树间穿梭，到达教堂时，他已经把跟梢甩掉了。

天蒙蒙亮了，一个女人胯上挂着水桶，脸探过水池上沿，伸出手，幻想着或许能碰到水。扫德仰面躺在淤泥里，一只胳膊弯在脑后当枕头，另一只胳膊直直地摊在体侧。女人的尖叫声惊醒了他。惊魂不定的扫德起身抄起书包，抓住绳子。看着这个浑身是泥的灰影爬上来，女人倒退几步。扫德爬出水池，又疯了似的穿梭在街道上，沿曲折的石阶，一直跑到总督罗斯修建的城墙。此时，在他身后，城市市场和炮塔的穹顶上方，隐隐透出淡粉色的晨光。

24 岁生日的清晨，罗伯特·克施醒来时不在屋内。半夜时分，他再也无法忍受房间里的湿热，于是扔掉汗津津的床单，把床垫拖到阳台，豁出去喂蚊子。克施坐起来，伸了个懒腰。周围窗栏花箱里种满粗壮的天竺葵。一棵橄榄树的树枝遮在他的头顶，墙缝里开着粉色的小仙客来。能在市中心找到这个地方住下，真是幸运！

克施头疼欲裂，睡前他独自干掉了一瓶亚力酒，没睡好。内奥米的信还在厨房桌上放着，他昨晚就是坐在那儿，呷着酒，一遍一遍地读着信：家长里短，轻松愉悦，和托尼打网球，和考林在花园喝茶，小弟弟爬上桃树枝，毁坏树木。最后一段才切入正题，和他解除婚约，与杰里米·歌德托普订婚，旧人去新人来。以“生日快乐”作结。

他想怎样？你不能又要爱情（特别是异地的爱情），又要做独行侠。没人让他去耶路撒冷当警察，提出申请时他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也许是冒险，离开英格兰，在成家立业前，尝试些疯狂以供日后回忆。

克施的公寓只有一间屋，他光着身子走到屋角的厨房做早餐：面包、橄榄、山羊奶酪、茶。他又读了遍信，然后揉成一团，丢在

地上。该开始新生活了。街角食品店的可爱的布哈拉^①姑娘，她每天早晨都把自行车靠在他的墙外；那位他在塔皮奥特马球场见到的女子，头靠着马肩，姿色撩人；还有那个在邮局外，他过马路时，拦着他问路的美国女人，比他大几岁，约莫 30 上下，头发早白，几乎一头白发，却是一脸的率真，很可爱。“这是我第一天……”她说。他真想跟她多聊几句，只是交警站在高台上，开始向他们吹哨，演哑剧似的挥舞着白手套。

克施穿上短裤，拿起茶杯回到阳台。刚睡醒时，天空呈奶白色，现在则如绿松石般蔚蓝。他看着远处大卫王饭店上空的齐柏林飞船；看着坠在降落伞下的邮包蒲公英似的缓缓飘下。谁能找到完好无损的失落的邮包，就可领 25 先令。悬赏令是他写的，并让人在全城的大街小巷和整个犹地亚省四处张贴。重要的是“完好无损”。三月份，一些不妥的国际邮件就落到了一些极其不妥的人的手里。

今天是周日。克施想或许可以开车兜兜风，去趟杰里科，或者希伯伦。他可以请人跟他同行，吃个果冰。那个美国女人离开他后，朝市政办公楼的方向走了。如果他去那儿，在门口转转，或许还能碰见她。他得做些什么让这个生日有点儿意义。

克施正在系皮带，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听了会儿。

“天啊，”他说，“这就到。”

克施坐在德·格鲁特的栗木大桌前，桌上铺满书籍、杂志、报纸和许多张乱七八糟写着字的草稿纸。很难说是有人翻乱了这些书和纸，还是这片狼藉不过是其主人颠三倒四的思维的写照。克施面

^①布哈拉，中亚古城，现属乌兹别克斯坦。

前的窗户正对圣保罗街。对于住在这里的犹太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①，小贩的叫卖声混杂着驴叫，间或还有汽车鸣笛。德·格鲁特的尸体已被送往市太平间，在那里工作的一位来自梅阿谢阿里姆区的正统派犹太人立即认出了他，遇害者在那一带大名鼎鼎，他可是信仰的坚定捍卫者。

克施翻开一本皮面笔记本；中间是连笔写的几行字，标题为“Kussen”。克施试着读了几行，“Het voorjaarbuiten is altijd zoel”放弃。他在学校学过德语，但这些字对他来说简直是天书，等等，他旋即意识到，也许是荷兰语。克施开始有条不紊地翻阅那些书本，凡是英文写的，都仔细看过。在他身后的白墙小房间里，克施手下的两名警官哈莱普和佩利德正在检查衣柜。

查验完毕桌上的东西，克施开始检查抽屉。一个抽屉里放着一只棕色天鹅绒包，里面是遇害者的祈祷巾，另一个抽屉里装着一只绣有金色希伯来文的小布包，里面是德·格鲁特的经匣^②。中间的窄抽屉上了锁，克施叫来哈莱普，没几分钟，抽屉被撬开了。克施取出一只文件夹，抽出一小叠打印好的信，是复印件，原件已寄到伦敦。德·格鲁特正在安排一次出行；出发日期已推迟两次，最终定在下周初。这倒不奇怪，只是除了一封，德·格鲁特的其他信都是寄往一个熟悉的地址：唐宁街10号，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宅邸。另一个地址则不那么著名：帕尔玛尔街殖民办公室的迈尔斯·丹温普特爵士收。

^①犹太人的安息日为周五傍晚到周六傍晚。

^②祈祷巾为成年犹太男子在祈祷时披在身上的长方形亚麻巾，两边缀有流苏。经匣为成年犹太男子祈祷时戴在额头和左臂的黑色经文匣，又称经文护符匣。现在，某些犹太女子也被祈祷巾，戴经文匣。

克施合上文件夹，站起身。“可以走了吗？”

哈莱普和佩利德正把一摞衣服放回衣柜，德·格鲁特的所有深色西服的衣兜都已检查完毕。

“有收获吗？”哈莱普盯着克施手中的文件夹问道。

“没什么关系。可怜的家伙正要去度假。订了月底从海法去罗马的希特玛号。”

克施锁上门。三人噤噤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布里格斯推开罗斯的门，探头张望。

“他来了。”

“谁来了？”

“那个画家。”

罗斯招呼布里格斯进来。

“他看上去还像回事儿吗？”

“穿戴像个艺术家，有点儿过，戴着顶贝雷帽，而且……”

“什么？”

“嗯，你知道……” 布里格斯用食指迅速比画了下鼻子的大小和形状。

“够了。”

“对不起，长官。”

“好了，有请布鲁伯格先生。”

办公桌上放着三枚印章，罗斯拿起一枚在文件上盖上“总督办公室”字样。看到布鲁伯格进来，罗斯起身绕到桌前。“很高兴你能来。”

两个人握了握手。

“我收到了泰迪·玛什的信。你打算在这里待……一年？”

“也许更长。”